

1

县委章书记亲自挂帅，带领120人的扶贫工作队员下到县里的每个村子，搞精准扶贫。

临下村子之前，章书记在大礼堂召开工作队员大会。大会不设主席台，不在主席台上放置席卡，更不搞县里的领导排排坐，大家都在台下，章书记本人也在台下，就站在工作队员的面前。

看着120人的精干扶贫队伍，章书记面对大家站着说话：“同志们，我们这次下到基层就是下到每个村子，不搞虚的假的，要实事求是，真正解决困难村民、也就是贫困村民的困难，一定要把扶贫工作落到实处。”

县委办的科员小吴和政府办的小罗坐在一起，静静地听张书记讲话。忽然小罗轻轻碰了一下小吴，说：“这次咱们去扶贫，你准备咋干？”

小吴连忙说：“先听书记说。”

小罗不言语了，听章书记讲话。

章书记说：“我们这次下到基层扶贫，我不制定啥办法，我要求每一位扶贫队员自己想办法，自己制订自己的办法，但这个办法要适合你那个村子的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制订自己独具特色的办法。”

小吴和小罗率先鼓掌，随后热烈的掌声响起一片。小吴对小罗悄声说：“我觉得章书记的办法好，实事求是，不搞形式化的东西。”

小罗接住话茬儿，说：“你说的对极了，我听说有些县区的扶贫就是搞得很形式化，天天要求各村上报情况汇报，而且要求村支书亲自填一大堆表格，净是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

这时章书记又说道：“各位队员要注意了，我有一个想法。”

坐在大礼堂里扶贫队员的120双眼睛，立马儿盯住了章书记。章书记扫视了大家一遍，说：“我不看好那些冠冕堂皇的汇报材料，但是我们又不能没有汇报材料，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的想法是，每一位扶贫队员都要自己动手，用日记的形式记录你的扶贫工作。你们的日记我是要全看的，你的扶贫工作做得怎样，我一看你的日记就知道，就清清楚楚了。”

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小罗大声说道：“章书记，我赞同您的想法。”

许多人也发出了赞同的声音。

章书记笑了：“看来大家都同意我的想法，好，太好

扶贫日记

梅 伟

了。但是我还要说一句，我们每位队员的日记一定要言之有物，不搞虚头巴脑的那一套，工作和日记要紧密结合在一起。”

大礼堂里的气氛非常热烈，人们已经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2

小吴和小罗的扶贫村子挨得很近，只有五里来地。俩人商定下到村里立刻开展工作，先到每家每户了解情况，然后俩人碰头互相通报各自的工作情况，然后再想办法，看看从哪里入手。

小罗说：“我觉得行，我听你的。但是我觉得深入各户了解情况，不能受外部因素的影响。”

小吴点头说：“我明白你的意思。”

小吴的村子叫羊村，有六十多户人家，人口不到二百人，年轻人都去城里打工了，剩下能动的在自己地里种些玉米谷子，一年的收获倒是吃不完，也能卖些粮食换几个油盐酱醋钱。

经过几天的入户，小吴大致摸清了羊村贫困户的情况，都写了日记，每天一篇，比较详细。

去郝村的小罗也是小吴的路子，先入户了解情况，把贫困户特别是贫困户的情况都一一记在日记里，每篇日记都是满满的五六页，可以说所有情况都进了笔记本。

半个月后的那天晚饭以后，小罗骑着自行车去了羊村，见到小吴，俩人经有点儿激动，好像许久没见面了似的。小罗说：“小吴，我怎么有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感觉？”

小吴说：“我也是这个感觉，可能是……”他眼里热热的。

小罗说：“我们就别小资了，说说你的成绩。”

“还没有成绩。”小吴说，“但是情况基本摸清楚了。”

俩人隔着桌子，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自己的工作进展

展和如何扶贫的想法。

太阳早就下了山，天空还是亮亮的，偶尔传来几声犬吠鸣鸣。

忽然门开了，俩人抬头一看，竟然是章书记进了屋子。这让俩人大感意外，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来说：“章书记，您怎么这么晚了还来……”

看着桌上翻开的日记本，章书记很高兴，握住俩人的手，说：“你们还在工作，我咋就不能来看看你们呀？”

俩人有些不好意思。

章书记说：“咱们不说虚的，我看看你们的日记。”

小吴赶紧把桌上的日记本递给章书记，章书记坐在炕沿儿上翻看起来。看着看着，他指着一篇日记问：“小吴，这个贫困户你准备如何工作？”

小吴看见章书记看的是羊村最困难的高老头，就介绍说：“章书记，这个高老头已经80岁了，老伴儿和他同岁，都干不动地里的活儿了，但是还得干。”

章书记问：“为什么呢？难道家里没其他人了？”

小吴说：“人倒是还有一个，快五十了，是个傻子，除了知道吃饭就是整天要媳妇，地里的活儿一点儿干不了。”

章书记沉思起来。

小吴和小罗默默地看着章书记，不知道说啥好。

章书记沉思了一会儿说：“小吴，有啥办法吗？”

“章书记，我有个初步想法，就是通过村两委，动员村民义务帮助高老头，比如锄地，现在正是锄地的季节。”小吴顿了一顿说，“我已经和村支书说好了，明天就和几个村民帮助高老头锄地。”

章书记一拍桌子，说：“好，你这个办法好。我今天不走了，明天和大家一块儿锄地，帮助高老头锄地，我们就从帮助贫困户锄地开始。”

把章书记安排在西厢房就寝，章书记回头说：“小罗，你的日记我明天晚上再看，去郝村看。”

小吴、小罗就睡在东厢房的大床上。窗外天空上的那一轮明月，把洁白的月光洒进屋子里，照在俩人的身上。

3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村支书、村主任领着几个村民走在村子的胡同里，却远远地看见小吴领着俩人站在村口儿，扛着锄头等他们呢。

花下的「孩子」

黄圣凤

人老了，就会越来越像孩子。

公公婆婆在世的时候，经常“杠祸”。公公吃多了，婆婆说：“就不怕肥！”公公吃少了，婆婆又说：“你以为你不会老啊！”

公公有时候也说几句很“文气”的话，如“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之类。婆婆就怼他：“你怎么知道花红不红一百日，九十九天不算？”公公的言语能力跟婆婆比，显得那么“拙”，于是经常生气。

对于婆婆的“无理取闹”，公公能躲则躲，躲一会是一会，烦，懒得跟她呆一起。

很多时候，他在校园里散步，在图书馆看书，或者与老人们聊天。是个电话控，一打打半天。同事问：“你公公怎么天天煲电话粥呢？”

他是诉“苦”呢！幸亏两个女儿退休的退休，下岗的下岗，不然哪有功夫跟他絮叨。

婆婆去世了，相伴了七十年的老两口，突然走了一个，另一个便是“向晚子立”，“深夜孤灯”。

婆婆是解放前从河南省扶沟县逃荒到安徽来的，被公公的母亲收留，算是个童养媳，那年她才十二岁。到八十多岁离开人间，婆婆把生命的七十年都献给了大家。斗嘴，磨牙，杠祸，家常便饭，但一心一意过日子，苦了累了一辈子。

婆婆的死，对公公打击很大。再也听不到他“掰伤”婆婆的言辞了，也不再“掰伤”，没过多久，又开始念叨起婆婆的“好”来。婆婆在她去世以后，终于成为公公口中的“通情达理人”。

公公活到九十多岁，越老越像个孩子。

坐板凳不好好坐，非要“玩杂技”，前腿撑着，后腿蹶着，椅子“踩高跷”。结果怎样？摔了！

天气开始转暖的时候，叫他别急着脱棉衣，一转眼就脱了。结果怎样？结果感冒了。

头几年，一生病就去找医生，给他开点药，吃吃就好了。他对任医生赞不绝口。

后来任医生说了些“年纪大了，机器老了，这疼那痒自然”，“药吃多了不好，伤胃伤肝伤肾”，“这里好了，那里坏了，不划算”的话，公公就生气：“什么医生，有病非说没有病！”从此拒绝任医生。

六院的叶医生，很温和，要吊水给吊水，要住院给住院，这合了公公心。住了几次院后，公公又对叶颇有微词了。

“看什么病？就会量个血压！”

他怪头晕没给治好，肚子胀没给治好。叶医生说：“老人家九十多了，脏器都弱，用药得小心又小心。再说也没有啥要紧的病，人老了。”但老人家不理会，他要的是“药到病除”。

公公想换医生了，非说叶医生对他有意见。啥意见？“上一回，叫我出院我不干，他心不快活！”孩子们劝解，说叶医生医术好，公公不信。

学校工友老杨，一次上桌子安电灯泡，一脚踩空掉下来。

老杨从桌子上掉下来依然好胳膊好腿，公公羡慕得直摇头，叹自己不行。结果，老杨忽然就走了，走在他前头。

同病房的余老头，八十多岁了，虽说住院，但能吃能走，生活能自理。有时候吊完水，儿孙们还带他下个馆子啥的。公公羡慕得不得了。

下雪了，外面很冷，病房里二十四小时恒温，舒舒服服的，八十多的和九十多的聊了一下午。

傍晚时候，余老头孙子来了，祖孙一块下楼吃饭。

不久，杂沓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一群人涌入了病房。老余头被平放在床，已经昏迷，医生实施抢救，折腾了一个小时，但无能为力，老余头死亡。

公公真吓着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就没了呢？

余老头被抬走，病房陷入宁静。公公神情慌张，他喋喋地说：“这老头硬是医生们按死的！”

这个晚上，相邻的床铺，空空荡荡。他老人家心也空空荡荡，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会要喝水，一会要小便。

天一亮公公就嚷着要出院，要回家。之前，医生一叫出院他就恼，执意不走的。

公公说：“1951年，一纸公文，18个人同时上班，现在走了17个！”

“您老人家还健在，有福啊！”

而公公的理论是：“他们都走了，我肯定也活不久。”于是过得很忐忑，活得战战兢兢。他说“死，我一点不怕”，其实很怕。

人生是个抛物线，越过了顶峰，体力下行。等进入垂老，一日一落，谷底深邃，“老”回到“小”。

我公公婆婆在生命的尾部，都活得像孩子。

想起张凯丽严顺开的小品《爱父如爱子》，郭冬临严顺开的《粮票的故事》，经历过才懂，才知其内涵丰厚，余味悠长。

孝爱是花，耄耋老人是花下的孩子。

诗与画

配诗/余小鱼 摄影/流冰

大红灯笼高高挂
锣鼓喧天声声催
唢呐醉了 唢呐叨叨
百鸟朝凤 花好月圆
最美的新娘
端坐在古老的经卷中
烛光曼妙 一嫁嫁衣
把日子照得通明



诗韵东石笋

夏 渡

秋 韵

一

远看青山罩青纱，青纱深处有人家。
停车徒步入幽境，鸡犬姗姗绕篱笆。

二

云浮西天披彩霞，村绕炊烟作晚纱。
厨门半开散香气，不必早市自种瓜。

三

不知山原已入秋？竹里黄莺乱放喉。
夕阳村路谁作伴？自在犬家有兴头。

小夜曲

明月当空光似泼，村舍卧竹静如眠。
弄影落花初着露，轻风粉味忽近前。

夏 韵

一

红泥炉前茶事了，菜籽田头土欲烧。
半红杏姐归重趣，似玉栀花向人娇。

诗 歌

把你种植在最美的净土
种子我的心壁，长于
我的心湖

蓝，我知道你的灵光
你的灵气
所求无多气质无须
面朝大海
沦陷我的生活现场
是你走不出的一个个理由

这攀爬在我身体里的蓝啊
是我的欢乐与烦恼，隐忍与脆弱
纯粹与斑斓
是我的，诗歌里的贵族
生命的一朵小桃夭

温柔的季节

啊！多么欢快，一树枝头，心对花痴
多么寂静，你一副青春的面容
大地流淌绿意，太阳爱抚
这温柔的季节

蜿蜒的河岸
光影互相拥有
蓝，依偎在水潺

爱情被花痴打开
望着天涯归路

从萝卜到萝卜干

倪代媛

凡成大事者，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

美食的制作过程，譬如从萝卜到萝卜干，这种蜕变亦如是。

天时是成功之路的伯乐。好的天气（譬如暖冬）是成就萝卜干的先决条件。没有好的天气，纵有萝卜也枉然。

当把萝卜切成条，用些许盐逼出它们的些许水分后，再穿成串挂在室外晒，彼时，太阳与风会悄悄带走萝卜条的水分。

丢失水分的萝卜条，由脆（亦被伤害，亦折断）变软，甚至由软变柔，任凭怎么被捏，它也不会受伤。

任何物质，柔皆是刚的克星，柔皆是预防伤害与被伤害的最佳方式。

李白在《宣州谢 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写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水虽至柔之物，却是滋养一切生命的源泉。因此，当萝卜条由脆变软，由软变柔，这是质的转变，是物的升华。在辣椒面与五香粉的熏染下，令口舌生津，肠胃欢喜。

地利是晒萝卜干的环境条件。因为仅有太阳没有风，萝卜条在半路会夭折。所谓风干、风干，没有太阳可以，晒萝卜条之际，倘若没有风（没有流动的空气，譬如室内），即使在有太阳的室内晒萝卜条，萝卜条也会生病，会在加长丢不掉

自身水分的时间段，感染空气里的细菌，继而萝卜条会发粘，生霉，最终变质，不可食用。

因此，腌制萝卜干的地利因素是室外，且必须是室外。

人和是成功之路的综合实力。腌制萝卜干，人和是造就萝卜条变成萝卜干的综合实力。如果想腌制萝卜干，必须先关注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且有室外可晒之地。如果未来一周天气晴好，室外有可晒之地，那么，可以去市场采购萝卜干。

央视主持人撒贝宁曾经对自己的身高如此调侃：浓缩的都是精华。当萝卜条被晒成萝卜干，浓缩的也是精华。日月的精华，雨露的精华，土质的精华，萝卜本身的精华。

在萝卜干装入容器前，有一个细节至关重要。所谓细节决定成败，食物制成美食，且纯天然的美食，没有关键程序的掌握，恐怕多少会影响最终的美食质量。

从萝卜到萝卜干

倪代媛

当萝卜条晒成萝卜干，需大锅烧水至沸，下萝卜干焯水。一则去尘（因为室外晾晒），另则杀杀萝卜干浓郁的萝卜气。君子之交淡如水，食物也应以清淡之味入口为佳。焯水、控水、沥干、放凉，方能在萝卜干干净、瘦身的状况下，拌上辣椒粉与五香粉，最后装瓶，压紧，放冰箱冷藏两周后食用为佳（装瓶之时也可食用）。

此时萝卜干入口时的嘎嘣脆与萝卜的清脆是两个概念。在太阳与风，在开水与五香粉等的历练下，萝卜已华丽转身，变成了餐桌上的风味小菜。

彼时，它们或许被切成小丁，与花生米举案齐眉。它们身上或许淋着麻油，或许淋着花生油，在生抽、醋、芝麻与辣椒油的热闹中，被盛上漂亮的餐盘，跃上干净的餐桌，成为主人的宠爱。

细思量，任何物种，不经风雨，怎么能见到彩虹？！任何生命，不经挫折，怎么能华丽转身？！任何事情，没有点艺术的融合，不见好就收，又怎么能柳暗花明？！升华与蜕变，痛并快乐着，历练是把双刃剑。

喊 蓝

冯 英

喊 蓝

喊蓝，喊它花开的日子
我常常迎风长吟
穿过眼底纯粹的真爱
突发欣喜
像天边夕阳的绚丽

喊蓝，喊它花开的日子
我常常驻足月光下
久久地眺望枝头
它那朦胧的面容
采撷温馨

生命中最美的蓝啊
深深地眷恋
打开你千年的幽香，街着
犹如我的颜色那一朵儿
融入我心

蓝

蓝，我为你造物

父亲的草鞋

张成民

倒是挂了好几球子”。生产队里有几个男劳力不会编草鞋，时常向我父亲要，要的最多的是老海，只要草鞋穿得挂不住脚趾头了，就来到我家，不好意思地跟我父亲说：“老代表，可有新鞋啦，再给我一双”，父亲当过贫下中农协会代表，生产队里的人，几乎都叫他“老代表”，拿到新鞋后有时还会递上一包“双猫”牌香烟。就这样父亲成了生产队里有名的草鞋匠。

编草鞋的原料很简单，麻绳加稻草，稻草是糯稻的秸秆，糯稻秸秆有筋道，编的草鞋经久耐用，每年收糯稻季节，脱粒时不能用石碾碾压，都是用人工给碾出来的，父亲把分到的糯稻草和别人给的稻草小心地捆扎起来，一小捆、一小捆的，晒干后单独保管留着编草鞋用。

别看草鞋外表丑陋，但穿起来比较舒服，轻巧、透气、跟脚，尤其是在农村里干活，非常适用，穿上它走田埂越草山，不怕草根子扎脚板，挑稻把子时，生产队里的男劳动力穿着清一色的草鞋，来往穿梭，呦呵连天，如同运动员穿着运动鞋活跃在赛场上。

我也穿过父亲编的草鞋，刚穿上脚，脚板子

父亲的草鞋

张成民

感到有些护痒，穿着穿着就适应了，走起路来特别有耐力，按父亲的说法：“穿草鞋，走一天的路都不感到脚乏”。父亲穿着它上过山，赶过集，打过鱼，买过梨，草鞋是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之一。

以前有人把穿草鞋的与穿皮鞋的比着城乡之分，穿皮鞋的都是城里人，穿草鞋的都是农民，不过穿皮鞋有穿皮鞋的风度，穿草鞋有穿草鞋的适用，穿草鞋不捂脚，不臭脚，不会得任何脚气病，现在农村里会编草鞋的几乎没有了，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都穿着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商品鞋，我看应该把编草鞋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现在有的地方农耕文化展览馆里还能看到草鞋耙子，不过这已成为历史，父亲编草鞋的技术虽然没有传承下来，但父亲的草鞋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东石笋文学

本版责任编辑：流 冰
邮箱：543385541@qq.com